



人的一生有许多个十年，过去的十年对我而言，也许是我这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十年。这十年里，我从校园走向社会，从懵懂少年成长为社会的建设者，有了自己的家庭，成为了丈夫、父亲……这十年里，我与藏蓝色结下了特别的缘分，实现了成为一名警察的理想，也切身感受和守护着我们这个美好的时代。

2012年，还在大学读书的我到学校附近的一个派出所实习，

那时的我觉得警察是一份特别辛苦的职业：抓捕嫌疑人、调解矛盾纠纷、社会治安管控……我们巡逻在大街小巷，守护着社会的平安稳定，虽然每天都是在与各种问题打交道，但那既刺激又劳累的感觉让初入社会的我精神振奋。

2015年大学毕业后，我成为一名文职辅警，告别了一线派出所的惊险刺激，在幕后制定各种方案、汇总工作情况、调研基层诉求……那时的我住在城中村，

## ■我这十年

# 人生最亮的底色

□张建 文/图

经常加班到晚上10点多才骑着电动车回家，虽然每天的工作繁忙，但看到我撰写的材料推动了基层问题的解决、获得了市民的认可，我便觉得再多的辛苦都是值得的。

2019年，我通过公务员考试，成为了一名监狱人民警察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我和同事一起“逆行”，义不容辞地扛起抗疫责任。

我从事的是收提押岗，一个综合性质的岗位，每天负责对外来办案人员、律师监测体温、登记，对外来人员、车辆进行消毒，并协助监所医务人员对在押人员进行体温监测，同时还负责监室、监区、办公场所的消毒工

作。工作繁琐，有时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，但我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，关键时刻决不能掉链子，越是艰难，越是应该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。

我们严格执行封闭值班备勤模式，周边疫情形势严峻的时候，个把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回一次家，心中满怀着在家人需要时无法出现的内疚，甚至亲人离世而不在身边的痛苦……但我们是一支素质过硬的队伍，坚信坚持就是胜利，在坚守中把服刑人员教育和改造好，这就是我们

监狱警察的使命。

转眼间，我走过了人生中的十年，这也是我们持续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荣历程的十年。个人是时代中的一滴水，只有融入时代的大海才有意义。十年里，我们见证了太多美好的转变，见证了太多激动的历史瞬间，我是一名共产党员，也是一名人民警察，守护社会平安和谐、让人民群众满意是我的责任，未来的人生路上，我将初心不改、矢志不渝，让奋斗成为人生最亮的底色。

## 远方不只有诗

——读《远方的诗和烟火——青藏行纪》

□李钊



往的生活状态”的思考；当穹错过遇到困难后得到藏族同胞的帮助，让他深信只要心中盛满爱，“被爱”便会随时降临；而卓舞、木刻艺术等原始藏族文化，让他触摸到千年传承下的灿烂文明和信仰背后的情怀，激励他再度踏上追寻未知的旅程。

如果说，“到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去”篇章陈述的是在与陌生人的相遇中使心灵抵达幸福的彼岸，那么，“与神的孩子相遇”篇章记录的则是透过熟人的过往，回望梦想最初的模样。

活佛达玛甲的梦想是修复爷爷创建的寺院，尽管寺院损毁严重，百废待兴，修复之路漫漫，可他眼中始终闪耀着坚定的光芒；画师土登格拉是蜚声国际的唐卡艺术大师，他的梦想是继承和发扬唐卡这一民族艺术瑰宝，在不断开绘画新境界的同时，先后收20余名留守儿童作为学徒，选派僧人教授他们藏文拼读和念诵等基础课程，让唐卡成为藏传佛教教义行走的寺院，延续着藏传佛教的永世传承；贡秋卓玛曾经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职业歌手，从若尔盖、红原草原走到北京，她的演唱之路并不顺利，可她性格里的单纯、善良和热情，歌声的空灵、深邃和辽阔，让她的梦想得以实现。而如今，她的梦想更多则是在草原上帮帮年迈的父母；青年导演卡加的梦想十分纯粹，希望用电影与世界对话，忍耐和坚持使他离梦想越来越近。

对所有向往理想生活的人来说，远方是一个神秘且神圣的地方，憧憬去远方的路上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，遇见不一样的人。

远方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名，每一个人心中的远方也不尽相同，但苍茫广袤、神秘辽阔的青藏高原，无疑能满足大多数人对诗和远方的想象。

对于兼具摄影师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康凯而言，青藏高原上如诗如画风景曾让他将目光停留，召唤他以脚步丈量走进远方的距离，用相机记录诗意溢满的美景，在走向远方的路上进行情真意切的诗歌吟诵。

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当脚步和灵魂追赶时光，康凯眼中的风景不再是安静孤独的自然风光，而是注入了高峰冰川间的人文独白，而与一群值得被生活温柔以待的人的相遇，更引发他内心中诗意栖居和人间烟火的相会和齐鸣。于是，便有了有温度、有情怀的《远方的诗和烟火》，一部青藏高原旅行故事集。

在“到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去”的旅程中，他的每一场邂逅都是“奇遇”。阿尼玛卿山上用身体丈量全程160公里朝拜路的转山人，使他震撼于信仰和坚守的力量；羊湖边的牧羊人单调又单纯的生活里流淌着浓浓的暖意，引发他对“这是不是我们向

往的生活状态”的思考；当穹错过遇到困难后得到藏族同胞的帮助，让他深信只要心中盛满爱，“被爱”便会随时降临；而卓舞、木刻艺术等原始藏族文化，让他触摸到千年传承下的灿烂文明和信仰背后的情怀，激励他再度踏上追寻未知的旅程。

如果说，“到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去”篇章陈述的是在与陌生人的相遇中使心灵抵达幸福的彼岸，那么，“与神的孩子相遇”篇章记录的则是透过熟人的过往，回望梦想最初的模样。

活佛达玛甲的梦想是修复爷爷创建的寺院，尽管寺院损毁严重，百废待兴，修复之路漫漫，可他眼中始终闪耀着坚定的光芒；画师土登格拉是蜚声国际的唐卡艺术大师，他的梦想是继承和发扬唐卡这一民族艺术瑰宝，在不断开绘画新境界的同时，先后收20余名留守儿童作为学徒，选派僧人教授他们藏文拼读和念诵等基础课程，让唐卡成为藏传佛教教义行走的寺院，延续着藏传佛教的永世传承；贡秋卓玛曾经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职业歌手，从若尔盖、红原草原走到北京，她的演唱之路并不顺利，可她性格里的单纯、善良和热情，歌声的空灵、深邃和辽阔，让她的梦想得以实现。而如今，她的梦想更多则是在草原上帮帮年迈的父母；青年导演卡加的梦想十分纯粹，希望用电影与世界对话，忍耐和坚持使他离梦想越来越近。

他们的生活史勾勒出古老的高原从过去向未来延伸的轨迹，也让我们看到变化万千的青藏高原上，一个个看似弱小的生命，正迎着阳光顽强生长。

这是一本私人旅行笔记，但意义超出了旅行本身。远方承载着现代人浪漫的“世外”想象，也同样经受着各种世俗的淬炼。无数人的诗和远方，原是另一群人的人间烟火。

## ■家庭相册

父亲的耳朵聋了，家里的氛围却越来越和谐了。

父亲年轻时脾气不好，而母亲爱唠叨，两个人常常因一些鸡毛蒜皮的事，一言不合就吵起来。那时候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，烦不烦呀，整天就跟个麻雀似的叽叽喳喳个没完。现在，父亲的耳朵聋了，母亲一下子也安静了下来，母亲说什么父亲都听不见，也就不说了。



## “你妈好着呢”

□李晓琦 文/图

么长时间了，都有自己的工作，该回去上班了。

听了父亲翻译过来母亲的话，我们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说真的，我们去上班了，家里怎么能放心得下？母亲能听见我们说的话，却表达不出来，而父亲能表达，却听不见我们说什么。这以后，就是给家里打个电话也是个问题。

父亲见我们愣在那里，似乎明白了我们的意思，他说：“你们放心上班去吧。我虽然耳朵背，可我身体好着呢，我能照看你妈，你们也别担心，你妈说不了，可耳朵灵，我呢，听不见，却还能说。以后你们打电话来，我们两个人合起来接听。”

为了证明这种办法可行，我们进行了一个模拟实验：我们将母亲的手机放在了她的轮椅旁，拨响了电话，母亲听见电话铃声响起时，通过肢体动作将这个信息传递给了父亲。父亲拿起电话接通后，直接放到了嘴边。他说：“你妈好着呢，我也好着呢，放心吧。”

然后挂了电话。

回到城里，每次给家里打电话时，那个画面一直就在我的脑子里，像电影一样。而且，每次电话接通，父亲永远都是那句话：“你妈好着呢，我也好着呢，放心吧。”

而我，几乎还什么话也没说。

## ■征稿启事

### “我这十年”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是砥砺奋进的十年，也是不断焕发新机与活力的十年。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，坚定自信地讲好职工故事，充分反映全市职工踔厉奋发、笃行不怠的精神风貌，即日起，本报面向全市广大职工推出“我这十年”主题征文

活动。只要您真真切切感受到这十年给您的工作、生活带来的变化，或是奋斗拼搏的勇气、或是干事创业的激情、或是工会工作的创新、或是生活水平的提升，那么，请您将感受写出来，将故事讲给我们听。字数控制在1200字以内为宜。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  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## 书海掠影

